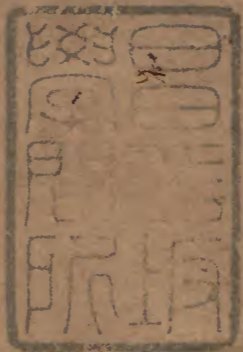


戰國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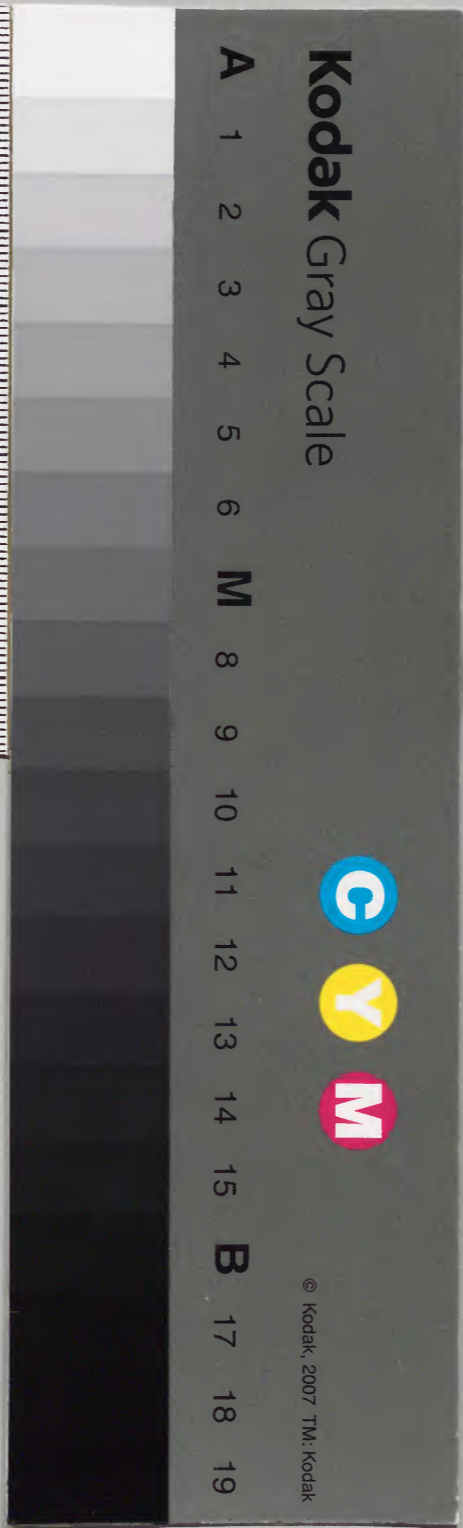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八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八	漢	
函	八	書	
一	四		
九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43	
冊數		8 (4)	
函號	286	130	

四



戰國策卷第五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 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王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補曰請字宜在急下般脫於此中立豈待

請宋許之子象 楚人為楚謂宋本有補曰姚王公別成正曰

王此偃也與懷襄相接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

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

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補曰將法齊之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而令兩萬

戰國策

卷之五

戰國策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補曰邯鄲大事記昭奚恤為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

乎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里補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為強魏強其制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兩國相持景舍

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

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與如

魏其害必深矣趙之何以兩敵也且魏合兵以割趙補曰

一本以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也言雖有楚而不

深割趙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有劉作知也按見有二

字恐作

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

楚應言乘此起兵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楚兵楚取睢澨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

南臨澨水補曰大事記取澨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譖昭

以為魏人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

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由公之

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

殺子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

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如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為故國

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為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

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補姓云曰

言其後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正曰謂使我

疑慮賢者為疑詞以兩傾之也

江尹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為魏人正曰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注贅

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

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補楚王告昭子昭

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

之言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

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其

泄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

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正且奴弔反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

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則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補曰姚云曾亦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為江乙

護口之資耳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

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闕唐之牛李上

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豐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

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隣魏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訛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宜王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

妃則以為為女子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

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

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正曰何以也曰王過舉

撫猶偃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衾也何以也曰王過舉

以元作色言謬以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

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也是以嬖色不

儼嬖賤而幸者席席不及儼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輞籬車也車儼則退去今不

及然補曰姚本作嬖女又云不敢言不久之意避是儼字無疑真諱曰女寵不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于此

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為君危之安陵

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補曰姚云奈何下

曾字江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而弗言

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

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

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馬

千乘補曰結連也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

兕虎嘯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補曰一角重千斤有狂兕元作車

集韻詳音詳趨行也若犛則羊耳補曰依輪而至王親

戰國策

卷之五

五

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補曰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于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然云云與王

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

今楚青兕文頗與此合王抽旃旄

補曰爾雅旄牛尾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

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

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

進曰臣入則編席

編次簡也言與出則陪乘

陪重上也同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

願為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

時矣

虎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

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客因請之

補曰依姚本則此上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

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

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

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補曰如

威王

宣王子元年顯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

補曰一本標後語十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

戰國策

卷之五

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
王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一
本標類要引百
乘書鈔作宜王

蘇秦為趙合從或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年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東有夏州車亂云夏

州曰夏州補曰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注後語云屈原離騷過海陽海之南耳非遠西郡也

東今揚州海陵縣南有洞庭補曰洞庭在蒼梧交州郡正

蒼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粵窮辨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北有汾陞之塞陞召陵

日陞見秦策汾陞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郟陽

讀亦不順史作陞壅是大事記亦謂陞山也郟陽

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正曰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

縣西索隱云郟音苟郟陽當汝南潁川之界當是新陽

聲近字變爾汝南有新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之賢補曰一本與大王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說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

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

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補曰

見前鄂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正曰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匈奴奇畜必實於外既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收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

薄泊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

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革而而已

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

威王問於莫敖楚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

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問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也脰項也一暝而萬世不視暝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志於死耳

憂社稷者亦有補補也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

令尹子文闕穀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之積故彼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

名諸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

為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撝方城

之外恢大也集韻撝覆取也四封不廉封封城廉猶禮

不察治正曰廉隅之廉謂四竟完固名不挫於諸侯當

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

畝井田問陌補曰周禮十夫有溝溝故彼崇其爵豐其

戰國策 卷之五 九

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定四年注楚也兩軍補補日姚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

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子楚國亡之

日元月一作日姚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

也正日若發語若粹一人粹持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

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

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書正日左傳柏

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句甲到而裴之司馬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

屬連百姓離散自勃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補日楚

蚡言之裔蚡芬符分反昌七北反索曰吾被堅執劍甲

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斧諸侯於是羸糧

潛行上崢山崢嶸踰深溪躡穿膝暴聽是下七日而薄

秦王襄王之朝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

漿無入口瘃而殫瘃狂殫氣絕也正日詩瘃旄不知

人旄旄同無目也正日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

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秦王身問

之子孰誰也勃蘇對曰臣非翼非翼楚使音新造

楚官正日鮑見楚官有上造大良造遂為此謬說按

字書熱張留反引擊也山曲日熱此無義熱音辰字

通又音列罪也當是此字新造熱似言始構勃蘇

或國策 卷之五

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起寡

人間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

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

人戰於濁水出齊邵廣之姑山而大敗之亦聞於蘧浦

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曰子滿

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愛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

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

穀楚將結鬪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舍鬪奔郢曰若有

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

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

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

昏亂補曰五官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

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

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荷社稷血食血謂餘豈患無君乎

補曰餘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

當作余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漢

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

注引策吳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

遂棄於歷山也磨字說見秦策至今無冒冒謂犯法正

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

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

戊國使 卷之五 十一

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馮而能立馮依
式而能起式小低貌補曰馮而能立馮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馮
力也或屍士不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
有餓人一木標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
飯為節脇息而復帶淵端而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
本也古墨子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篇數不止此補曰姚云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一作就而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決鉤弦
拾遂也遂發也正曰詩注無此三字決以象骨為之著
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圍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
遂遂亦名遂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
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資為
藉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
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
王所愛者必不播制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
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
身之嗜慾以與補曰此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
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
補曰為主死易止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

或曰... 卷之五

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
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
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欲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
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處謂此策人主
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
策而已正曰蘇子未知如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
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
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威王子元年癸巳顯王四十年癸巳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補王
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
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
也初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鯉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齊
以此謂楚有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
私於二國

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
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
而楚使與焉
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
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
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
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
之疑王曰
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
次也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
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
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

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耻之相十三年主城下

五國約以伐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

日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

韓氏輔國也言可為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

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

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

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正

一本大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詳馬陵之難魏三

齊破魏馬陵正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齊不

當在見字上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

國之衆以圖元作於齊此下著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

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使惠施魏之

楚楚將入之秦納施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

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正曰凡為伐秦者

今施以魏來而公八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

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

德秦云劉作

戰國策

卷之五

七

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正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

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閱之折反謂病不聽請和不得魏

折而入齊秦此折子何以救之折東有越累元作

有傷楚之心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

速和補曰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為是說非有忠魏之

也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補曰為子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補曰冷不聲謂陳軫曰秦王惠必

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與齊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取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

齊不窮也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

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

敢不聽是齊孤也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

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

鄭襄美人補曰袖與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

所以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

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

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正日

墨別本作黛畫眉墨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

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比

補補曰此當有見字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餉鄭裒亦以金五百斤張

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

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友者

習所昵者補曰便習猶便嬖便叱連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裒而觴之張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

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儀自辱於

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

日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

子所謂妾婦之道莊主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裒為二人蘇氏止

為鄭裒一人○為子之為去聲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裒

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

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術說

本無一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習音者以權從之所謂

權也以從愛女正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

沐邑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

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補補曰此下為王

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日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

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鄭

襄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補曰史楚願得張儀而

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襄襄所言楚王將出儀子正曰姚本自為恐其敗已也補曰姚云

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

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

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

使若儀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

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

補正曰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

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
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記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
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為小人之
戒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
吁豈惟屈原雖庸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鄭襄之言
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詐尚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
於儀掌股之上召寇劫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為
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伶之計其
愚聞強復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袖曰秦地半天下兵

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補曰姚及別本有以為固被寢

俞其也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

賁氏非始漢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

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

卷常山之險

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補曰正義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

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相爭侔齊等也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補曰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

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

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

與持久持相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

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為已

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

涑而有條

汶山居貧切屬蜀都滄氏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

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

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

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雞足故謂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

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之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竟之地秦非幽州郡秦

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

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不

書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稱故正曰陳古陣字姚云曾作陣有偏守新

城一偏之成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

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

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曰攻大即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函谷

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

則猶可通也陰一本無謀字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

疾執珪微族漢諱武帝作通此亦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諸本有此四字與秦戰

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

兵攻衛陽晉必開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開史同按

局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

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為天下春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

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謂天下匈他國不

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矣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

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

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夫以

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為說破從親也

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

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

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

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帝之妾役帝筵也以酒掃之

戰國策

卷之五

五

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

故傲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或下風書國書非此

必有風焉不敢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

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

明制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

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夜光之璧

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傳任諸國之先補曰大事記

白土夜光之璧楚救儀之後所說正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既

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許儀遂

約亦解為秦兩為夫之為去聲排上聲張儀相秦復相謂昭唯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

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

乎曰無所更得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謀臣也張儀

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

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

昭唯歸報楚王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人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別策陳作師而

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補曰

木右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元作不行元作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

或國策 卷之五 五

功名者秦也

欲立功名於秦

所欲貴富者魏也

取富貴於魏

欲為攻

於魏

魏代人

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

交謂與國

內逐其

謀臣陳軫夏人也

夏中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

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

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

為王使齊交不絕

補曰姚本疊齊交不絕四字

儀聞之其効郢鄂漢

中必緩矣

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

是昭唯之言

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唯之秦重張儀

說秦使重之

未至惠王死武王逐

張儀王因收昭唯以取齊

收捕繫之也昭唯善義而齊儀奉既逐儀楚故昭唯以

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為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頓異恐有差誤

相滅

楚人

為唯謂楚王

曰從

元作橫

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

為王所貴

而善唯也今惠

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

韓二人固不善唯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

儀有秦而唯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唯收楚

肉謂見韓逐於秦

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

郝與茂

二人者

補三字補曰姚云一本復有二人字

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

以楚嘗重儀故

方城必危王不如復唯

復其位

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

合秦

絕句

王亦不從

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謂此義長

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

儀時隙秦相魏此十九年

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

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是相結

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而惡王之

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

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而

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

來歸而使王與儀交且宋王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

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

故今為楚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

之讎而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誠有意為王不如

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

德王今謂儀補曰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

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

納之宋補曰以為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正曰當曰軫猶善

楚為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

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

已為楚因以而得復楚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

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

魏王哀正曰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玉之

說新入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王

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入也
 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
 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拚子鼻
 新人見王因拚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拚
 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
 似惡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補曰雖惡之惡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后死久矣正曰無
 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

是智因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補曰一本立作於然則說者

員五雙珥令其一苦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

立之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疑即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蓋自秦來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

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

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皆楚人公不聞老

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補曰姚云

本齒下有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今富摯能有材

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補曰謂兩強俱斃若

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見杖起之起補曰

下音戶起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

音去上聲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

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日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

蓋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止亦多矣不可

不察也補曰說苑常棣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

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

敝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為其必

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之

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屬補曰

者儼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困還走而冒人家犯

不趨至數獵者知其詐補曰數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

而即人乃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

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

見秦韓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雎將以距拒秦楚

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滅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

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

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

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

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傲而令天下

利補正曰令天下謂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

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正曰秦惡與楚相傲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

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自周出正曰出周下沖二人之文旋為人

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也漢

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焉上黨亦

魏者楚之與國補曰而究反而秦楚之強也鄭魏之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也正曰

上梁宜陽之大也時秦已楚以弱新城固之蒲坂

非是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

知况下五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

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

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

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則土

字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馬盛可以備秦正曰

城渾人陽人在汝州常是與此近者城渾說其令曰

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焉上黨亦

大事記郡者縣之主故謂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新

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

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作成補曰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也韓

日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以爭國補曰八公叔伯嬰說見

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

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因而

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有新城

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元作然而不死今將倒冠

也補曰史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其

重素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

六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曰王察史但作下蔡未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公

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

齊王問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

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讐也質言欲

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又交重楚也

戰國策

卷之五

天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十九年太

橫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

出地以取齊取猶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

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

悅二人也正曰景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楚弱

而勸秦收所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景翠公不如令王

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秦恐以齊楚必

不求地不收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

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

和兩國之約正曰戰國之時秦之割地希矣惟魏王十

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蓋以弱雖

合齊秦本必遽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者

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睢言

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而秦翠事豈不

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人秦為解則秦恐或心不求

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

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當作齊謂重賂二人

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

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亦通

術視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

丘屬平原正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曰王欲昭睢之乘

秦王楚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出兵請為公令辛元作戎謂王戎楚人貴於秦如

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楚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

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

楚王畏秦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補曰宜王因與

三國攻之義也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

頃襄王 懷王子平 平報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閱

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地五百

里乃歸子予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

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

臣故曰獻之便太子人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正

羽使人致命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依

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

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

其計上柱國子良人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主

墳墓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

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

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

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

常人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

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

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

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
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
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
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云曾本圈去王身正獨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
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
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
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佛管也正曰佛音佛當與孟子
憚然之憚同義怒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
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
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
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
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
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凡相趨則有
塵戰亦有塵不敢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做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

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

不義其縮甲則可縮感也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

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謂

此四國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

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與犯歟此書三書懷王薨而

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

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

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

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忠王而定太子則其太子

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

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項襄之

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

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

之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復攻謬矣景繆為之索救於

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當絕尚忍乞哀而求援哉

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非決以大義請皆用之則

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隘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

斯言也出於讎國之口而四人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

稱乎○餘說並見齊策○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

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

日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未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危太子者公也

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太子南自齊

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

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

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深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亦齊策

錯脫文說薛公策未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

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外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太子

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臨

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

故地此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

署以東國為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秦王昭聞之懼令芊

元作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此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

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爾與汝而問之是安得

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

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與王此士

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此補曰

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

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漫淫不獨燕齊然也

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

無為之先長牛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此亦無考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補曰姚云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

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

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

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納必受固是

楚補補曰一本此有王字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天涓來補曰一本此有之辭二字之辭必

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

如令人以涓之辭設固於齊慢欺也以涓薄齊之辭告

必以固為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

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補曰一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証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

莊辛楚人補曰心姓繁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

侯右夏侯螿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

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

悖乎悖背道也又悖亂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

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

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

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鄢置南郡

襄王流拚於成元作城陽流奔走拚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補曰史東

北保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騶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

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

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閉養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

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

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六足

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

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

調飴元作膠絲飴米藥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

取汁而煎之膠擊之正曰顏師古急就章注以藥油米

淮南子御下惠見飴曰可以養形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

取捷告以粘也補曰一本標膠或作繆言糾繆纏繞也

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為螻蟻食也補曰姚本此

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啣白粒啣啄也蓋以喙啄食也

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其類為招補曰一本標後語云以畫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醎以爲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

鵠因是鵠鵠也正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啣鰕元作

鯉字書無仰齧陵衡衡香草正曰周禮蒹葭蒹葭字

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即荇接余水草也以奮其六翮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

者方將修其矰元將盧字書無矰字書無矰字書無矰字書無

下文矰即矰此不當復有黑治其矰元作繳矰七射矢

矰之注恐是此字形聲訛耳繳矰七射矢

繳矰七射矢

補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剽元作磻無磻字集韻音灼也

石着維繳也正曰廣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從高集

韻振下也如折然補曰磻補左補何故晝游乎江河夕

二反抃羽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

調乎鼎鼐魏鼎絕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聖侯之

事春秋及史無聖侯補曰聖當因是以南游乎高陵陝

也正曰池也此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故與

後語飯茹溪之疏注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

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而不以國家為

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元作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中經傳不書子

矣道應訓子後伐蔡宣王郊迎人蔡靈侯之事其小也

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也

陵君飯封祿之粟所而載方府之金其方全與之

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

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隄塞之內即魏策鄢陵

日策本韓鮑改作魏然燕策亦有案左司馬成謂了常直暢

踰隄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博塞鄢陵正義云申州羅山

縣本漢鄢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鄢縣之隄塞又云石城

山楚母家涉鄢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陽

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

戰國策卷之五

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

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日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

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

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鄂陵新序作

新安○大事記頃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

色變辭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

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

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改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

不能大有所為耳劉成翁作証

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齊韓魏共伐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善則

宋未滅時豈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得改楚為齊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史同補曰世家景陽救楚

相及唐襄行儉計暮舍使左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已植

突厥徙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已植

表如華表以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也此

用其衆因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

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

丘離雍同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為三國懼乃罷兵魏軍

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

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齊師惟之

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

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正日以救

通使之使去聲

戰國策

卷之五

三

考烈王

襄王子元年敬王五十二年己亥

唐睢元作且見春申君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

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行千餘

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貴諸

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而天下為勇補

為當西施衣褐詩國風孟子書禹貢傳注並云毛布而

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

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棊之所以為能元作者

正義云搏頭有刻臬鳥形者以散棊佐之也散謂夫一臬之不勝不

如五散獨善不如衆智補曰當云亦明矣今君何不為

天下臬而令臣等為散乎

今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補曰史正義引

亳故城即湯都宋州此大蒙城為京亳湯所盟地所謂

北亳河東偃師為西亳布魯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云

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從西亳武王以鎬元作都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補曰荀卿也君藉之以百里

之補勢時為蘭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

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

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

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

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

書謝曰痛人憐王痛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補

應用不知非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不用孫語也

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私以禁誅於

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

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

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

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

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

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

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

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痛雖癰腫胞疾

補曰癰委勇切胞當披交切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

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

困苦必甚於痛矣由此觀之痛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

補曰賦曰以下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瘰而愈之蛇

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禮后服禕不知異兮閨妹子奢好

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補曰荀子作閨姬喜昭云梁王魏瞿之美女楚辭注云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莫

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正曰醜婦注云黃帝妻又甚喜之兮

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

惟其同

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

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則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反正

不難詩曰上天其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

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

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在也荀卿絕

之宜茂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

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盡

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楚柳之辭

神詩作踏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事

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

之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畏天而自取禍也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

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

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

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曰惠王死而後

王奪之公孫殃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

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

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

不戰十二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却燕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

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

新怨楚景陽救楚君元作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

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

所以信之為所可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

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

戰國策

卷之五

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燕昭未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為從長夫因謂為信謂

劫奮思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

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

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唯唯六言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

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

於天於天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

無所寇艾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正曰寇猶賊害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則則不足以橫行於世不

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

知今夫橫人豎口集韻豎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利機正曰豎力暫切食貌利機者利

其發動其發動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措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然

意多未詳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正曰鮑見見楚春

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

戰國策

卷之五

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為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問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正曰徐錯曰妾隸之子曰孽情故於文子孽為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取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乎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聞茲者音烈

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遊前補曰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

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秦孽音敗於秦未詳不可為

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未見春申君候問補曰楚云三月而後得見談卒

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

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蹙元作焉焉字書無蹙字蹙踏驚貌

蹙非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不審君之聖孰與堯

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日然則君

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日不然臣請

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

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

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

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正曰著其名字於賓客之籍汗明日君亦

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鹽元作車服在而

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附潰湛沈同汗多故然附當作跌與

於膚同亦汗出滹汁灑地滹灑之汗正曰下有汗字白汗

交流白汗不終暑而汗也正曰白言其色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貌正曰坼木中阪負

棘而不能上負所載也棘言步蹇正曰伯樂遭之補曰

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幕覆也驥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補曰此聲者

何也問其聲何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為死於州

部集韻部統也界也掘穴窮巷掘窟也窮穴也沉湎鄙俚之日久

矣滹濁也君獨無意湔祓僕前手洗也使得為君高鳴屈

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彪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

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

可不詳也補曰高鳴屈於梁疑明嘗困於梁者○一本

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剪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卒

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春申君患之

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錢四反 卷之五 三

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

後於所期日

還謁自召還

春申君

問狀

狀事

對曰齊王遣使

詭言

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八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

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

王後

彼亦各貴其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

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二文

禍且及身奈何以

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

王也楚國封盡可得

四封之內

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皇后楚王貴

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

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

楚人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

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為魏

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充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

鞅鞅觀鞅章鮑移在魏作魏鞅

鞅鞅

之福無妄言可必正曰朱子鮮易無妄云史作又有無

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

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

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

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

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攝

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

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

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

殺春制斷君命制斷矯也乘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

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

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

有兩稱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日王當日楚王亦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補曰剗玉篇

皆通者刺也為君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

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

亡去後十七日衍楚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

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

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

進以說始皇母亦為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
帝太后者也以子為後補曰策於章未並敘嫪毐之事豈無意哉
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
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政亦以滅亡蓋倫紀曠
亂其不承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辰併於一時也
歟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彪謂秦申君所以至於此綱
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
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
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宗益
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
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匡之
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正
曰凡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策扁舟之事在木納
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
時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英以
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英之事敬又淺觀其
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補曰越
絕書記春申女弟環謂恩王老無剛可見我於春申君

園難之又令求謁於秦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
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
申為令尹自使其子緄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
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
隋經籍志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
敢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畫策
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
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也方術曰治列子
圍寇之言同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
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
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國之有柱國令尹司
請與令官皆楚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元在韓策正曰為韓使楚故在
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爲列國
寇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爲韓之
聲爲去

凡五十六章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漢
王拘張儀章相連爲一章今別爲

韓非子
 卷之五
 四

真知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